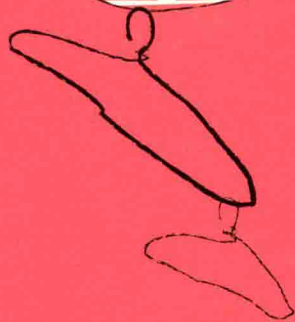


母性

[日] 湊佳苗◎著

王蕴洁◎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日] 湊佳苗◎著 王蕴洁◎译

母性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母性 / [日] 湊佳苗著 ; 王蕴洁译 .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15.1
ISBN 978-7-122-22492-7

I. ① 母… II. ① 湊… ② 王… III. ① 长篇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87575 号

母性 by Kanae MINATO

Copyright © 2012 Kanae MINATO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hrough Shinwon Agency Beijing Representative Offic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5 Beijing ERC Media,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新潮社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本著作之中文简体翻译稿由皇冠文化集团独家授权使用)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7732

责任编辑: 李 壬 李岩松

策划编辑: 李 壬

责任校对: 蒋 宇

装帧设计: 蚂蚁王国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0 千字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庄严时刻	1
第二章 立像之歌	43
第三章 叹息	77

目录 
CONTENTS

第四章	啊，满是泪水的人啊	121
第五章	泪之瓶	161
第六章	来吧，最后的痛苦	199
终章	爱之歌	243

第一章



庄严时刻

关于母性

十月二十日凌晨六点左右，Y县Y市**町的县营住宅中庭，发生了一起死亡事件。就读该市县立高中的女学生（十七岁）倒在中庭内，女学生的母亲发现后，立刻向警方报警。

**分局发现女学生从四楼的家坠落中庭，目前正朝意外和自杀两个方向侦办这起案件。

女学生的班导师说：“该生个性认真，也很受同学的信赖，平时并不觉得她有什么烦恼。”女学生的母亲哽咽地说：“我难以相信自己尽己所能地疼爱、悉心照顾的女儿会发生这种事。”



母亲的手记

我尽己所能地疼爱女儿，悉心照顾她长大。

听到我毫不犹豫地这么说，神父问我：“为什么？”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却无法立刻回答。神父对我说：“请你好好思考，可以下次再回答我。”

为什么悉心照顾孩子？

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此刻，当我在神父给我的笔记本上书写时，发现了这件事。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很奇怪，因为对行为发问时，不是通常只针对不良行为吗？

为什么要说谎？

为什么要偷东西？

为什么要杀人？

针对说谎问为什么，每个人应该都问过别人，或是被别人问过。任何人有不良行为必定有原因，想要了解其中原因的欲求，

算是人类的本能。最好的证明就是，世人对于那些从报纸、电视和周刊杂志所知道的、和自己毫无交集的事件也会产生好奇。当无法了解原因时，就会发挥平空想象的能力，对于“为什么”这个问题也不例外。

为什么称赞我？

为什么送花给我？

为什么我死了，你会感到难过？

这些并非不良行为，而且和针对不良行为问的“为什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发问的人内心已经预测了答案，并不是因为不知道而问，而是明知道答案，但想要听对方亲口说出来，想要确认，所以才故意发问。

因为你很努力。

因为我喜欢你。

因为我爱你。

因为想要听这些动听的话，因为想要听这些让内心温暖、满足的话。为了确认母亲对我的爱，为了确认我是全世界最受宠爱的人，所以从小就不停地问母亲“为什么”。母亲的回答总是如我的预期，或是超乎我的预期，绝对不会背叛我，绝对不会——

啊！虽然神父对我说：“面对自己的内心，把从心里溢出来的话写下来。”但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虽然回想那一天令我痛苦，但我必须静下心，依序写下我和女儿之间发生的一切。



我在二十四岁那年结了婚。

当时，我从县内某都市的短期大学毕业，回到Y市，在一家纺织公司做内勤工作。受同事的邀约，一起去参加了市民文化中心绘画班，在绘画班结识了田所哲史。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油画，但因为从小就很擅长画画，所以很快就乐在其中。上课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座位，经常踊跃地向曾经在知名比赛中得奖的老师发问，专心完成自己的画作。

老师每个月都会挑选前三名的作品，展示在市民文化中心旁的雷诺瓦咖啡店。因为我的努力，很快就挤入了前三名。

我画的是插在白色花瓶中的红玫瑰。

绘画班有十名学生，虽然都是基于兴趣来学画，但能够入选前三名，令我高兴不已，更感到自豪，和同样是第一次入选的佐木仁美欣喜若狂地拉着手。

另一名入选者就是田所。

他的作品从第一次开始就是雷诺瓦的常客，绘画班的学生中，等于是除了他以外的九个人在竞争另外两个名额。

我讨厌他的作品，因为他的画太阴沉了。

虽然我们看到的都是花、水果和小提琴这些静物，但我和他使用的色调和捕捉的角度都完全不同。我的画可以感受到这些静物满溢的滋润、温暖和明亮，然而，从他的画中完全感受不到这些要素。

绘画班的同学在雷诺瓦简单地称赞我画得很好之后，也对他

的画赞不绝口，而且还说他这次画得特别好。从他运用独特的深红色彩画的玫瑰花瓣中，的确可以感受到类似热情的东西，然而整体的色调一如往常的灰暗，那只不过是一幅阴郁的画作。我不想让他以为我在嫉妒，所以也在一旁称赞说：“田所先生，虽然你的画总是很悲伤，但情绪很饱满，很能够打动人心。”

他并没有很高兴，反而对我露出轻蔑的眼神，当大家围坐在桌子旁讨论美术时，他也没有加入，只独自坐在吧台前抽着烟，喝着咖啡。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这种对待。

这个人真没礼貌。在我至今为止的人生中，只要我称赞他人，对方都会露出满面笑容。

但是，仁美的一句话立刻赶走了我不愉快的心情。

“看到你的画，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你从小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

从小在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仁美从东京的女子大学毕业后，目前在公所上班，一看就知道是高级知识分子。

我太开心了，回家之后，告诉了母亲。

“如果你的画作充满了爱，那并不光是因为我和欧多桑^❶在你身上投注了爱，更因为你完完全全地接受了这份爱。”

母亲这么对我说，第二天，就和我一起去看了我的画。雷诺瓦咖啡店的老板一看到母亲，立刻问：“是你姐姐吗？”这句话我们早就听腻了，因为第一次看到我们母女的人，几乎都会说这

❶ 欧多桑：日语里表示“爸爸”。



句话，但还是有点高兴。母亲和我相视而笑。

母亲从看不到名牌的位置，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画，然后走到画作前说：“我就知道是这幅。”母亲盯着画作细细打量了很久。

“虽然你从小就很会画画，但没想到画得这么好，可以感受到你投入了真心。”

投入了真心。母亲从小就用这句话称赞我，我的回答也每次都一样。

“因为玫瑰是您喜欢的花，我是为您而画的。”

为了母亲。从小到大，无论是绘画、作文、书法、读书，还是运动，我都是为了让母亲高兴，为了得到她的称赞而努力去做这些事。

照理说，我应该会听到母亲回答：“啊，真高兴。”没想到我说的这句话失去了接收的对象，空虚地在空气中彷徨，随即消失了。

“——这逍遥绽放的玫瑰，心湖内部所映照的是哪一片天空？”

母亲悦耳如诗句般的话语和热切的视线，都投向田所的画。

如果是别人称赞他的画，我还可以在心里不以为然地认为：“这些人误以为只要称赞灰暗的画作，就可以让人觉得自己有深度。”但我无法对母亲置之不理。因为我是母亲的分身，看到相同的事物，怎么可以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母亲完全不理睬我的想法，对田所的画赞赏有加。

“不知道画这幅画的是怎样的人？这些绽放的玫瑰呈现了最美的瞬间，之后只剩下凋零的命运。这幅作品太出色了，充分表现了生命最后一刻绽放的美丽。画这幅画的人清楚地知道，生物在意识到死亡的瞬间最美丽、最高尚。”

母亲的一席话，让我对眼前这幅画作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然后我发现，也许母亲从这幅画中看到了父亲的身影。

父亲在三年前罹患癌症去世了。那时候我是短大二年级的学生，平时住在学生宿舍，无法和母亲一起为父亲送终。

听母亲说，父亲躺在家中的床上，无法忍受转移到全身的癌症造成的疼痛，痛苦地叫喊，在床上打滚了一整晚。但是，黎明时分，他的疼痛神奇地消失了，平静地用清澈的双眼看着母亲说：“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福，谢谢你这么多年的陪伴。”然后就闭上了眼睛，仿佛安详地睡着了。

在母亲眼中，父亲当时的身影成为心爱的人在临终绽放最后的美丽，所以才会对田所的画有不同的诠释。

如果把这幅画送给母亲，她不知道会有多高兴。

翌周，上完绘画课后，我约田所去了雷诺瓦咖啡店，希望展示结束后，他可以把画作割爱给我。

“真意外，我还以为你不怎么喜欢我的画。”

田所察觉到我当时的称赞只是恭维。

“起初的确觉得只是一幅阴沉的画，但看久了之后，发现可以从画中看到只有意识到死亡的生命才能够表现的美丽，就再也



忘不了这幅画了。”

我不愿意把母亲的话直接告诉他，所以稍微改变了说词。

“没想到你竟然理解得这么透彻，我希望有机会进一步了解你。”

令人惊讶的是，他想要和我交往。但是，我早就习惯别人想要和我交往，也很习惯拒绝别人，所以并没有紧张。

“如果你觉得我配得上你……”

我低着头，故作害羞地说，但暗自决定先和他约会一两次，等拿到他的画之后，就告诉他无意深入交往。

即使再怎么放宽标准，田所的长相也绝对称不上英俊，只是略微凹陷的明亮眼睛和父亲有几分神似，所以我并不讨厌他。只不过我的父亲是高中的英文老师，但是田所从东京相当知名的K大毕业之后，在铁工厂当工人，完全不符合我想嫁给师字辈的要求。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结婚？

如今，我已经搞不懂这个“为什么”到底是针对好的行为，还是不良的行为发问。

母亲在我背后推了一把，促使我决定和他结婚。

田所在第一次约会道别前，除了那幅画以外，还送我一本《里尔克诗集》。他开车载我去紫阳花公园，但即使看到姹紫嫣红的紫阳花，即使午餐吃了知名餐厅的料理，我们也无法聊得很投入，更没有心动的感觉，从头到尾都是一次无聊的约会。

他已经把画带来了，所以我心想，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约会。只是临别时，他虽然送了我礼物，却没有约我下次见面，我除了道谢以外，不便再说什么。

我事先告诉母亲，要和田所出门约会，也告诉她约会对象就是画那幅画的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隐瞒过母亲任何事。

回家后，母亲看到画当然高兴不已，看到《里尔克诗集》时，也像诗中的少女般双颊绯红，发出欢喜的声音。

“他果然喜欢里尔克。我结婚之前，也曾经送了这本诗集给你父亲。”

说完，母亲开始背诵《玫瑰花心》。之前她看着田所的画，轻声吟诵的就是这首诗中的某一段。

——玫瑰几乎无法自持，内在的空间如此盈满，满溢到外面的世界。

这时，田所打电话来，问我是否喜欢他送的礼物。我看到母亲幸福的样子，只能回答“喜欢”。当他问我下次是不是还可以单独见面时，我无法拒绝。

第二次约会时，我们去看了电影。虽然我已经下定决心，即使田所在临别时没有提出下次继续约会，我也要告诉他，以后不要再见了。没想到还是无法说出口，因为那部外国爱情片的女主角经历了动荡起伏的人生，令我深受感动。当我们看完电影走进咖啡厅时，我忍不住激动地和他分享了感想。

“田所先生，你有什么感想？”



“我虽然很感动，但最后主角那句台词的翻译有点问题。她在跳上火车时说的那句‘the point of no return’不应该译成‘我回不去了’，翻译成‘我已经没有退路了’，这样更符合那个场景。”

也许有人觉得这种人很矫情，惹人讨厌，我却有一种怀念的感觉。每次和父亲一起去看电影，父亲也都会说同样的话；而田所单手拿着咖啡，用标准的英文哼着店内播放的爵士歌曲的样子，也和父亲如出一辙。虽然无法和他谈笑风生，却可以和他共同拥有舒服自在的时光，这件事令我不知所措。

在这种情况下，当他拿着装了两块咖啡店卖的蛋糕递给我，请我和母亲一起吃时，我只能向他鞠躬道谢。

第三次约会时，他就向我求婚了。

“要不要嫁给我？”

我们在雨中开车去兜风，途中走进一家餐厅时，他突然向我求婚，我立刻回答说：“希望你先和我母亲见一次面，之后我再回复你。”可能有人在自己表明心迹后，听到对方说要先和父母商量，会觉得很不以为然，但田所点了点头说：“那倒是。”还希望我也见一见他的父母。

我对于和田所的父母见面完全没有任何不安，我很有自信，他们一定会喜欢我，因为我从来没有被长辈讨厌过。

但是，仁美向我提出了忠告。在上完绘画课后，她找我去雷诺瓦咖啡店，一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你嫁给哲史绝对会吃苦头，我劝你还是趁早打消这个念头。”

仁美告诉我，她是田所的老同学，两家住得很近，对田所和他的家人都很熟。我和田所交往的事没有告诉绘画班的任何人，她怎么会知道？虽然我内心产生了这个疑问，但我和田所并没有变装约会，可能刚好被她看到吧。所以，在听仁美说话时，我并没有太介意这件事。

“他以前读书时，曾经参加过抗争运动。虽然没有遭到逮捕，但回到这里之后，在第一家上班的公司和上司闹翻，半年就被开除了。可能是因为这样学乖了，所以他之后比较收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度爆发。他的性格很麻烦。”

仁美指的是他曾经参加过学生运动。以前我们宿舍里也有几个人经常参加集会和抗争，但我对这种活动没有兴趣。我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满，所以并不想要大声抗议，而且，我也不想手拿武器和别人打来打去，让父母担心、难过。虽然我和田所之间价值观有差异，但那是我和他之间必须讨论的问题。

“我觉得他很坦诚啊！”

即使我这么回答，仁美的忠告仍然没有停止。

“还有更麻烦的事。他们家原本是地主，所以经济方面没有问题，但他爸爸很别扭，他妈妈很啰唆，尤其要注意他妈妈，对人很刻薄，即使是外人，也会百般挑剔，我以前常被她骂。如果你嫁进他们家，一年到头都会被骂，像你这种大小姐，绝对会被他们逼疯的。”

“谢谢你的忠告，我会好好思考。”